



■散文集

《沧海礁石录》(节选)

□高莽

《沧海礁石录》是高莽以散文与插画相结合的形式创作的图文小品集,记述了老人记忆中一些尤为重要的人、事、物。高莽自小生活在哈尔滨,后在一所有名的基督教青年会的学校接受了系统的俄式教育,因此与文学、绘画及广袤圣洁的北方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近些年来,凭着对中俄艺术深深的爱及孜孜不倦的创作精神,他沿着中外大师们的足迹,登上了自己文学艺术事业新的高峰。

来她用颤颤抖抖的手拆我特意为她缝制的新衣服。我的心顿时凉了!妈妈,这是您60岁的儿子亲手给您缝制的新衣服呀!为什么不穿,反而拆成片呢?

过了几天,我实在憋不住,便问妈妈。妈妈盯着我的眼睛,过了半晌,开口说:“你缝得不合格啊!线——扎得不直、不匀,有些粗糙……干活儿可不能这样!”她说,她把衣裤都拆了,想背着我重缝起来,可是手不听使唤,缝不成了。妈妈看着自己那双哆哆嗦嗦的枯手,叹了一口气。

妈妈劳动一生,我回想了一下,她无论干什么事,的确从不让人有些许挑剔。如今,她不能劳动了,可是对儿子的劳动成果,仍容不得一丝马虎。

我望着妈妈的双手,心想:妈妈教给我的,岂止是不应该缝制不合格的衣服!?



丁香

妈妈带我在院中种下几棵丁香树。

几年的工夫,丁香树就长得超过了我的身高。我常常站在丁香树前观察它的变化。早春,一片片嫩叶,形状酷似心脏。然后,它的枝头出现了一团团如云朵似的紫色或白色的花朵。到了秋季,它结出扁扁的果实。再过不久,寒冬来临了,丁香脱掉身上的绿装,裸露出干瘦的躯体,让枝丫忍受零下40余度寒冷的袭击。

最初,我担心这娇嫩的小树会被冻死。可是到了翌年早春,它又开始生枝、长叶、开花。

在那苦涩的年代,我不仅闻到丁香的芬芳,有时在它的花瓣上还会发现颗颗晶莹的泪珠,莫非它也尝到了人间的辛酸?



教师说,丁香的花朵有四个小瓣儿。可是俄罗斯小同学们偷偷地告诉我,还有五个花瓣儿的,如果发现了五瓣儿的丁香花,就是发现了幸福。这时,可不能让幸福溜走,要马上把它吃掉。这或许是俄罗斯人的迷信?从他们的迷信里,也不难看出他们对幸福的殷切渴望。

那时我们都是孩子,不知道幸福需要去争取。我们男男女女一群小同学们聚集在一起时,只要发现五瓣的丁香花,就争先恐后地抢着吃。我吃过多少不得而知了,但确实吃过,而且不止一朵两朵。可是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始终没有尝到真正幸福的滋味。相反,在日寇奴役下,饱尝的是无尽的苦辣。

有一年盛夏,狂风卷着暴雨,呼啸了两天两夜。我的小丁香树被刮断了,我以为它再也活不了了。妈妈说:“别哭,它会活的!”果然,断干熬过寒冬,到了春天它又抽出新条、长出新叶。那年开的花朵中虽然我也发现了五个瓣儿的,可是不忍心把它吞掉。我想让它的馥郁去抚慰受伤的小心灵。

至于幸福嘛,我早已脱离了儿时的空想,时刻记着那棵被折断的树干。学它怀着生存的信心,不怕灾难临头,准备再次复苏,开几朵小花,给人们增加一点香味。

不可忽视的女作家

白俄罗斯在卫国战争开始时是最早遭受德国法西斯匪帮进攻与践踏的加盟共和国之一。

200多个城市被摧毁,大批人民被杀害。白俄罗斯人民经受的苦难最深,同时灾难也锻炼出他们刚强的性格与顽强的精神,培养出他们对祖国炽烈的热爱。这一切都在文学创作中有所描述。

阿列克谢耶维奇(1948—)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1989年初冬,阿列克谢耶维奇随苏联作家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和外国文学界的研究者们进行了座谈。

她衣着朴实,发型简单,面颊略带忧伤,有一双灰色的眼睛。她讲话谦虚、稳重,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豪言壮语。

她介绍了自己在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怎样当了记者,怎样认识了白俄罗斯著名作家阿达莫维奇(1927—1994),怎样以他为师,后来又怎样从媒体进入了文学界。



她受到祖国战争历史教育,将家乡的一切不幸铭刻在心中。她的写作追求真实地反映现实。她讲了自己怎样采访一批又一批卫国战争中的妇女、儿童、战士,记录下被派遣入侵阿富汗的青年小伙子们的口述、遭受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的残生人员的证明等,写出一部又一部纪实文学作品。

她发表了《战争中没有女性》《最后的见证者》《锌皮娃娃兵》《被死神迷住的人》《来自切尔诺贝利的见证者》等。几十年来,阿列克谢耶维奇

的创作已形成自己的风格,作品具有文献价值和书写真实的特色。大家佩服这位勇敢的女性。国外评论家们说她“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讲了那些士兵所面对的战争是什么样的,也暴露了强加到人民头上、扭曲人性的暴行”。有的报刊称:“阿列克谢耶维奇用鸿篇巨制展现了20世纪人类历史的细节。”

她曾入选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是当今世界文坛不可忽视的女作家。

我有幸和这位白俄罗斯女作家相识,进行交流,还翻译了她的《锌皮娃娃兵》等作品。

她已获得国内外许多奖项,祝愿她再得诺贝尔文学奖,为白俄罗斯增光,为女性作家增光!

土坟与高山



俄罗斯伟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一生从未停止道德探索和精神追求。他思想发生过几次巨变。年过八旬,他决定彻底摆脱贵族生活,弃家出走,以实现他“平民化”的夙愿。他顶着星星,冒着寒风,乘坐马车离开了家。中途患了肺炎,十天后离开了人世。噩耗震撼了世界。依照他的愿望,遗体安葬在他的庄园——亚斯纳亚·波良纳。

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离莫斯科约有百余公里。这儿是托尔斯泰出生的摇篮,最后又成了他的长眠的坟茔。

树林中一块不大的空地上,有一个凸起来的土堆,夏天长满了青草,冬天落满白雪——这就是他的坟。坟上没有墓碑,没有十字架,没有任何标志。

托尔斯泰一生写了几十卷浩瀚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等。他在人间播撒爱的种子,却没有得到爱的回报。他是伯爵,享尽富裕生活,到了晚年,身穿布衣,耕田犁地,试图靠自身修养求得新生。

我绕着这座土坟转了几圈。伟大的托尔斯泰朴实得如同这座土坟。他是俄罗斯大地的一部分,世界的一部分。他属于过去,属于今天,也属于未来。他在亚斯纳亚·波良纳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小小的土坟却是地球上一座巍峨的精神高山。

(摘自《沧海礁石录》,高莽著,作家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

轰毁你心中的魔床

□毕淑敏

的直接后果,就是我们认为自己的存在价值,决定于他人的评价。如果别人觉得我们是可爱的,我们就欢欣鼓舞;如果什么人不爱我们了,就天地变色,日月无光。很多失恋的青年,在这个问题上百思不得其解,苦苦搜索“给个理由先”。如果没有理由,你就不能不爱我。如果说的理由不能说服我,那么就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我已不再可爱,一定是我有了什么过错……很多失恋的男女青年,不是被失恋本身,而是被他们自己心底的魔床锯得七零八落。残缺的自尊心在魔床上之火燃烧,好像街头的羊肉串。

要说这张魔床的生产日期,实在是年代久远,也许生命有多少年,它就相伴了多少年。最初着手制造这张魔床的人,也许正是我们的父母。当我们还是婴儿的时候,那样弱小,只能完全依赖亲人的抚养。如果父母不喜欢我们,不照料我们,在我们小小的心里,无法思索这复杂的变化,最简单的方式,我们就以为是自己的过错。必是我们不够可爱,才惹来了嫌弃和疏远。特别是大人们的口头禅“你怎么这么不乖?如果你再这样,我就不喜欢你了……”凡此种种,都会在我们幼小的心底,留下深深的印记。那张可怕的魔床蓝图,就这样一笔笔地勾画出来了。

有人会说,啊,原来这“应该如何如何”的责任不在我,而在我的父母。其实,床是谁造的,这个问题固然重要,但还不是最重要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说过,一个孩子,就是在最慈爱的父母那里长大,他的内心也会留有很多创伤(大意,原谅我一时没有找到原文,但意思绝对不错)。我们长大之后,要搜索自己的内心,看看它藏有多少张这样的魔床,然后亲手将它轰毁。

一位男青年说,我很用功,我的成绩很好。可是我不善辞令,人多的场合,一说话就脸红。我用了很大的力量克服,奋力竞选学生会的部长,结果惨遭败北。前景黑暗,这可不是个好兆头,看来我一生都会是失败者。于是,他变得落落寡合,自贬自怜,头发很长了也不梳理,邋遢着

独往独来的,好似一个旧时的落魄文人。大家觉得他很怪,更少有人搭理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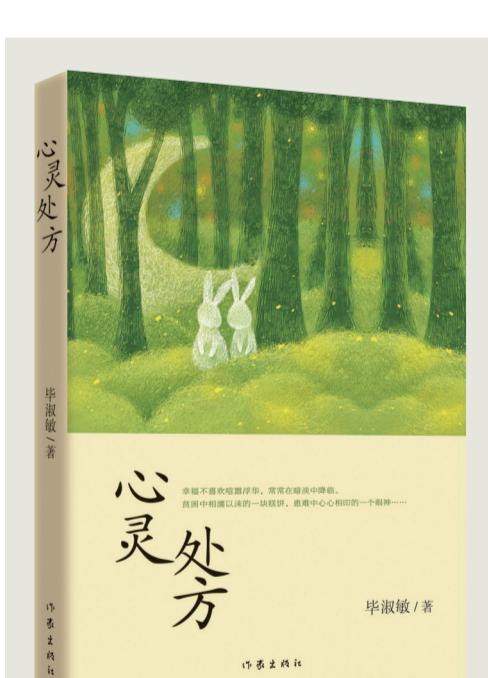
他内心的魔床就是:我应该是全能的。我不单要学习好,而且样样都要好。我每次都应该成功,否则就一蹶不振。挫折被放在这张魔床上翻身反复比量,自己把自己裁剪得七零八落。一次的失败就成了永远的颓势,局部的不完美就泛滥成了整体的否定。

一个不美丽的大学女生每天顾影自怜。上课不敢坐在阶梯教室的前排,心想老师一定只想看到“养眼”的女孩。有个男生向她表示好感,她想我不美丽,他一定不是真心。如果我投入感情,肯定会被他欺骗,当作话柄流传。于是,她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他,以为这是决断和明智。找工作的时候,她的简历写得很好,每每被约见面试,但每一次都铩羽而归。她以为是自己的服饰不够新潮化妆不够到位,省吃俭用买了高级白领套装外带昂贵的化妆品,可惜还是屡遭淘汰……她耷拉着脸,嘴边已经出现了在饱经沧桑的失意女子脸上才可看到的像小括弧般的竖形皱纹。

如果允许我们走进她枯燥的内心,我想那里一定摆着一张逼仄的小床。床上写着:女孩应该倾国倾城,应该有白皙的皮肤,应该有挺秀的身躯,应该有玲珑的曲线,应该有精妙绝伦的五官……如果没有,她就注定得不到幸福,所有的努力都会白搭,就算碰巧有一个好的开头,也不会有好的结尾。如果有男生追求长相不漂亮的女孩,一定是个陷阱,背后必有狼子野心,切不可上当……

很容易推算,当一个人内心有了这样的暗示,她的面容是愁苦和畏惧的,她的举止是局促和紧张的,她的声音是怯懦和微弱的,她的眼神是低垂和飘忽的……她在情感和事业上成功的概率极低,到了手的幸福不敢接纳,尚未到手的机遇不敢追求,她的整个形象都散射着这样的信息——我不美丽,所以,我不配有好运气!

讲完了黯淡的故事,擦拭了委屈的泪水,



幸福不喜欢喧嚣浮华,常常在暗淡中降临。她是贫困中相濡以沫的一块糕饼,是患难中心心相印的一个眼神……本书是女作家毕淑敏近年来有关心理方面的散文集,全书共选了其佳作73篇,如《轻裘缓带》《自拔》《我很重要》等。这些散文大多反映现代人在重压之下造成的心灵伤害和精神迷惘,教人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困境、感情伤害和成长过程中的彷徨,在困境中找回自信,是一部精彩的散文小品。

我希望她能找到那张魔床,用通红的火把将它焚毁。

谁说不美丽的女子就没有幸福?谁说不美丽的女子就没有事业?谁说命运是个好色的登徒子?谁说天下的男子都是以貌取人的低能儿?

心中的魔床有大有小,有的甚至金光闪闪,颇有迷惑人的能量。我见过一家证券公司的老总,真是事业有成、高大英俊,名牌大学洋文凭,

还有志同道合的妻子,活泼聪颖的孩子……一句话,简直人所有的他都有,可他寝食不安,内心的忧郁焦虑非凡人所能想象,不知是什么灼烤着他的内心。

我总觉得这一切不长久。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水至清则无鱼,兼受益满招损。我今天赚钱,日后可能赔钱。妻子可能背叛,孩子可能出车祸。我也许会突患暴病,世界可能会发生地震火灾飓风,即使风调雨顺,也必会有人祸,比如9·11……我无法安心,恐惧追着我的脚后跟,惶恐将我包围。他眉头紧皱着说。

我说,你极度的不安全。你总在未雨绸缪,你总在防微杜渐。你觉得周围潜伏着很多危险,它们如同空气看不着摸不到,但却无所不在无所不能。

他说,是啊。你说得不错。我说,在你内心,可有一张魔床?他说,什么魔床?我内心只有深不可测的恐惧。

我说,那张魔床上写着:人不应该有幸福,只应该有灾难。幸福是不真实的,只有灾难才是永恒。人不应该只生活在今天,明天和将来才是最重要的。

他连连说,正是这样。今天的一切都不足信,惟有对将来的忧患才是真实的。

我说,每个人都有过去现在和将来。对我们来讲,无论过去发生过什么,都已逝去。无论你对将来有多少设想,都还没有发生。我们活在当下。

由于幼年的遭遇,他是个缺乏安全感的人。惊惧射杀了他对于幸福的感知和欣赏。只有销毁了那张魔床,他才能晒到金色的夕阳;听到妻儿的欢歌笑语,才能从容镇定地面对风云。即使风雨真的袭来,也依然轻裘缓带玉树临风。

说穿了,魔床并不可怕,当它不由分说就宰割着你的意志和行为之时,面对残酷,我们只有悲楚绝望。但当我们撕去了魔床上的铭文,打碎了那些陈腐的“应该”,魔力就在一瞬间倒塌。随着魔床轰塌,代之以我们清新明朗的心态。

魔由心生。时时检点自己的心灵宝库,可以储藏勇气,可以储藏智慧,可以储藏经验和教训,可以储藏希望和安慰,只是不要储藏“应该”。

(摘自《心灵处方》,毕淑敏著,作家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